



## 夜游湄南河

崔海波

湄南河是泰国第一大河流，由北向南贯穿整个国家，流经首都曼谷时，生生地把都城切分成东西两半。

虽说是夜游湄南河，但我们乘上游船时，天还没有暗下来。河水清澈，在夕阳余晖映照下，泛着粼粼波光，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，打出片片水花，引起游客阵阵惊叹。泰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国民信奉佛教，吃鱼的人很少。

泰国地处热带，一年分夏季雨季凉季三个季节，2月份是那儿的凉季，也就是最宜人的季节，虽然日最高气温也在三十摄氏度以上，但傍晚时分，却是凉风习习。我们乘坐的游船是双层大船，上面一层视野开阔，这种船专门接待团队旅游，自由行的散客则在另外的码头乘坐小船游湄南河，也很有情调。我们游览的这一段河道两岸应该说是曼谷的黄金地段，但跟其他国际大都市比起来，高楼大厦不算多。泰国导游说，这些高楼都是华人建造的，在泰国的华人吃苦耐劳，善于理财，2013年泰国十大富豪排行榜中，华人家族占了七席。给我们带队的这位泰国导游也是华人后代，普通话说得比我还标准，“土豪”、“烧钱”、“打酱油”等热词脱口而出，他还坦陈自己的收入比曼谷市长高。放眼望去，湄南河沿岸，中国元素随处可见，比如商家的霓虹灯广告牌大都以泰语、英语和中文三种文字出现，此外，我还意外地看到岸边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关帝庙，豪华的门楼上只写汉字，没有其他语种，它的建筑风格与国内的关帝庙很不一样，混砖结构，白色的外墙，屋檐也上翘，但不是我们熟悉的飞檐翘角。

湄南河风光旖旎，岸边成片成片的绿色植物掩映着错落有致的建筑，除了椰子树、榕树等少量的树种以外，大多数热带植物我叫不出名字。河道上，大大小小的观光船载着兴高采烈的游客不紧不慢地开过，人人手里拿着相机不停地按快门，他们是我们的风景，我们也是他们的风景。河边傍水人家的住房看上去低矮老旧，他们悠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，对来来往往的游船以及船上冲着他们拍照的游客视而不见，在我们这些看风景的人眼里，寻常百姓的生活场景最能体现地道的民俗风情，有味道，有看头。

湄南河上除了游船，还有货船，这里的水运挺繁忙的，其中以拖船居多。拖船这个名词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，大人们常常拿它来比喻拖家带口的出行，这次算是一睹拖船的真面目了，一只体型不大力道超群的船在前面行进，粗大的绳索牵拉着后面几只巨型的连接在一起的运货船，大都是一拖三。拖船的船舱是全封闭的，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从它的吃水线来看，应该是很重的货物，后来发现其中一只拖船的船沿上堆着几捆打包好的废旧报纸，估计船舱里装的是回收来的再生资源。

游船上的自助餐比我想象的好，有啤酒，还有木瓜，边吃边看风景，也是一大美景。甲板上当地艺人唱歌助兴，因为这一船的游客都是中国人，他们为迎合大家的口味，唱的全是曾经流行过的港台歌曲，这些艺人除了吐字不准确以外，从肤色和衣着打扮上看，跟我们没什么区别。

夜游湄南河全程一个小时。华灯初上时分返回码头，我们还没离船上岸，餐厅的服务生已经麻利地撤掉了桌上的脏盘剩菜，换上新的桌布餐具，下一拨游客的烛光晚宴即将开始。

## 在莫斯科乘地铁

秦至

莫斯科地铁素以华丽、快捷闻名于世。最近参加俄罗斯、北欧四国游，很想一睹为快。遗憾的是景点中没有乘坐莫斯科地铁这一项目。经与导游协商后，自费项目中增加了被誉为“地下艺术宫殿”的莫斯科地铁游。

大巴在宽阔的莫斯科大街上行驶，导游侧过身来指着竖立在路边的“M”形红色标志物大声说：“这就是遍及全城的地铁站。”大家顺着导游所指的方向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车窗外，看到了不远处一块醒目美观的标志牌。游客们兴奋地一路望过去，走一段就会发现一块。“M”是俄语中地铁（METPO）的第一个字母，它会引导南来北往的乘客进入一座座充满魅力的地下车站。

旅游车把我们拉到基辅地铁站，它是莫斯科最大的地铁站之一。入内后先要坐滚动电梯下到地下136米的车站。电梯斜着下行，离我们不远是上行的电梯，一上一下同时运行，两排电梯旁各有一排照明灯。

我站在滚动的电梯上，俯瞰前方纵深处，一眼望不到头。136米是垂直的深度，斜着下距离就更长，要3分钟才到底。电梯一上一下，人们一字儿排开，犹如一条迂曲的长河缓缓地流动。男女老少也许赶路上班，也许去办事，并无行色匆匆之态，倒显得闲适、从容。听说俄国人好读书，我看到不少人在明亮的电灯光下静静地浏览着书报，有的闭目养神，或者在思考什么问题；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一对对年青情侣则窃窃私语，并不时给对方送去一个吻。

比起当地人来，我们这些以中老年人为主的中国旅行者，就显得步履匆匆了。导游曾再三告诫大家，千万要紧跟，不能掉队，因为地下无信号，手机打不通。她让我们在车站上转转看看，然后上车，到前面一站下车，再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最后坐车返回原地。

不断向前延伸的巨型拱门式通道将我们带进候车大厅，大厅里灯光通明，行人如织。两侧是一排排粗大凝重、古朴典雅的廊柱。层层叠叠的拱券，拱券之间是一幅幅精美的壁画、浮雕、雕塑，或者用五颜六色的马赛克、陶瓷和彩色玻璃拼成的图案，穹顶上造型各异的的吊灯和壁灯交相辉映，蔚为壮观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恍惚间，似乎忘记自己处身地下一百多米的地铁站，倒像在参观地上一个艺术宫。

导游说，二战期间，莫斯科地铁是重要的防御工事和庇护所。在战争开始的6个月中，地铁庇护了该市80%的

## 走进荷兰古村桑斯安斯

江上梅

雪后放晴，我们来到具有中世纪风情的荷兰古村桑斯安斯。入口处的博物馆，介绍了荷兰人从十三世纪开始围海造地，传奇般地创造了五分之一荷兰国土的历史。

纵目眺望，十七世纪的大风车和绿木屋像珍珠般地撒落在白雪覆盖着的乡野上，那么静谧和超然。一湾水脉绕古村，渐远渐宽的水域好像茫茫太湖，冰雪镶边的水岸延伸到远方。一座座珍贵的历史遗存——大风车高高地耸立在岸边，犹如童话国里的城堡，有几层楼高，顶着十字相交的长达十几米的船桨状的巨大风翼转动着。大风车的中层是居所，下层是工场，利用风力这一廉价绿色能源，筑坝、造地、灌溉、排水、打铁、锯木、榨油、磨面……在荷兰人心中，大风车是他们创建家园的“功臣”。

听说，每年5月12日是荷兰的风车节，到那天，大风车披红挂绿；村民们穿上民族服装，载歌载舞；村长身着古代族长的服饰，站在大风车下，将荷兰的伟大文明向游人展示。几百年来，流传着多少赞美大风车的民歌、谚语、故事，更有独特的风车语别有情趣。每当喜事临门，如节日、迎贵宾，风车上会挂花环、国旗，以志庆贺；每当遭遇不测，风叶则向后倾，表示致哀。荷兰的广告、包装设计都印着大风车，甚至有的建筑物都建成风车状。到了夏季，长风习习，烟霞舒卷。当地市民，或拖家带口，或呼朋唤友，全天候在这里休闲避暑。

一路风兼雪起，迎着飘忽在空中那玉屑似的雪片，沿

居民，而且还有几百个小生命在地铁里诞生。

地铁站里设有造型各异的休息坐椅。在这里，冬天可以躲避严寒，夏天可以抵御暑热，又没有风吹雨淋的困扰，年青人喜欢在这里谈情说爱。

莫斯科地铁密度很大，我们在站台上等候上车，几乎一分钟就有一列车驶过。也许我是女士的缘故，一上车就有一位男青年给我让座，使我感受到人情的温暖。导游告诉我，在车上为老弱病残让座已经成为莫斯科人的习惯，在他们看来，让老年人或女士站着，年青人坐着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在这百米以下的地铁车厢里，乘客很多，座位有限，大多数人站着，但人们不抢不挤，拥而不挤，没有高声喧哗，安静、整洁，井然有序。

莫斯科于1931年开始修建地铁，1935年建成通车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地铁系统之一。如今，莫斯科地铁全长300多公里，其布局与地面的布局一致，呈辐射及环形线路。巨大的地下交通网连接着莫斯科的各主要公共场所，大多数标志性建筑都有地铁站，共有150个车站，4000列地铁列车在线上运行，每天运送乘客900多万人次。

这次在莫斯科乘地铁，虽然时间短，只去了两个站，乘坐地段也有限，但“管中窥豹，可见一斑”，粗略地感受了莫斯科的地铁文化。

当下，宁波人翘首以盼的轨道交通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，通车已为期不远。由此我联想到，在建中的宁波地铁也应该有自己的地铁文化。



本版配图 林绍灵 总第5574期 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

5574



80

我又把信纸拿回，闭了一会儿眼，抬起头来对她说：“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、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，通知你，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。而且，还是其中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。”我尽量说得平静。

“这不可能。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。”她摇头。

“信上说，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。他们中不少人，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。其他评委，也看了你的录像。”我说。她的表情开始凝冻。

我继续说下去：“信上还说，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。‘亚洲最佳艺术家’已经很难得，而其中的‘终身成就奖’更是少而又少，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，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，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、袁世海寥寥数位得过。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。他们正在安排时间，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，还要准备作一个获奖演讲。”她不说话，一直呆坐着。

我说，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。

这是傍晚时分，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，有点闷。我

们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，她突然说：“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。一报道，不知会折腾出多少是非。”

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。不是怕，我们两人已被糟践成这个样子，早就不怕什么。但是，我们还是担心一团团嫉妒的阴云把文化界更多的好事全都变成坏事。因此，这些年来我只要遇到了有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事，总是小心翼翼地躲开媒体——

例如，我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马里兰大学、纽约大学作有关中华文化的巡回演讲，其实每次都轰动。现场总有不少华文报刊的记者，我都请求他们不要报道，免得引起国内媒体的注意。

2006年初收到北京《中关村》杂志的通知，根据他们在很多知识分子中的投票评选，我被评“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”。我立即回信请求他们，这个消息只能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低调刊登，不要广泛报道。

又接到通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北京大学和《中华英才》编辑给我授奖，表彰我“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持续努力，把‘深度研究’、‘亲身考察’、‘有效传播’这三项学界使命结合在一起，在海内产生了巨大影响。”我又立即请求他们尽量不要报道。

上海终于传来了正面消息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决定在高等艺术院校设立大师工作室，经过评选，先确定了周小燕教授和我。这就意味着，我和妻子又可以回上海居住了。

但是我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纠缠了很久，希望不要“大师工作室”这个名号，因为这又会让那些“伪斗士”闹上一阵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说这是一种早就定下来的体制，改不了，但同意我的意见，不作广泛报道。

然而，不管怎么掩盖，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。眼前又有了一件：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，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，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。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，赠送给镇里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。但是，老屋已是危房，维修、打扫、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，因此镇里就问县里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。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，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，那几个“伪斗士”一见，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。所有的矛头都对着我可怜的乡亲，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“文物保护单位”而试图赚钱。我知道，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，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，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。我连忙写信给乡亲，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。

我想，无论如何，不要让我父母亲的结婚鼓乐、我妈妈的油灯书信、我祖母的衰年固守，包括笃公和情人的夜夜吟唱，全都淹没在那几个“伪斗士”的口水之中。

从老屋，又想到妈妈。我在心中轻轻地说：妈妈，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，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！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张依芸